



军统谍报官

肖扬 著

农村读物出版社

军统谍报官

肖琦 著

责任编辑 李家玉

*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地理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12.5印张 270千字
1988年5月第一版 198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ISBN 7-5048-0367-7 / I·60

定价：2.72元

目 次

第 一 章	警备队长	(1)
第 二 章	盟兄盟弟	(14)
第 三 章	故乡情	(27)
第 四 章	玄武星座	(37)
第 五 章	以毒攻毒	(47)
第 六 章	信任	(59)
第 七 章	出征	(69)
第 八 章	巧遇	(82)
第 九 章	考验	(91)
第 十 章	意外	(100)
第 十 一 章	风雪夜	(108)
第 十 二 章	寒冷的早晨	(119)
第 十 三 章	委屈的女人	(128)
第 十 四 章	深夜登门的女人	(139)
第 十 五 章	热心的媒人	(150)
第 十 六 章	绝处逢生	(160)
第 十 七 章	扑朔迷离	(173)
第 十 八 章	生离死别	(183)
第 十 九 章	解铃系铃	(193)

第二十章	扫地出门	(206)
第二十一章	专打凤头	(215)
第二十二章	古刹阴影	(226)
第二十三章	阴沟里翻船	(237)
第二十四章	赤金项链	(246)
第二十五章	棋输一招	(256)
第二十六章	难题	(265)
第二十七章	虎穴相会	(275)
第二十八章	他乡遇故知	(287)
第二十九章	难兄难弟	(299)
第三十章	特殊侦察	(311)
第三十一章	麦狗引狼	(323)
第三十二章	狼入牢笼	(334)
第三十三章	回头是岸	(344)
第三十四章	黑云压城	(352)
第三十五章	最后巢穴	(366)
第三十六章	网开一面	(377)
尾 声		(389)

第一章

警备队长

大半夜了，石门市的气温还没有降下来。人们仿佛置身在蒸笼中，被潮热的水气浸透了，泡软了，稍稍一动，就会淌出一大摊子汗水来。这时候，谁也不愿动，谁也懒得动。大街上，耀武扬威的巡逻兵一失往日的精神劲儿，躲开官长，胡乱蹲在街旁歇息。重要道口上的岗哨干脆歪倒在哨位上，头枕枪支，扯起了鼾声。就连野狗也被闷热折磨的忘掉了饥饿，卧在墙下路旁，吐着血红的舌头大口喘气。工厂均未开工，市区死一般的寂静，上空弥散着似烟非烟的雾气，地上游荡着片片瑟瑟作响的纸头，显得阴森而又凄凉。

这些纸原是人们为欢庆抗战胜利、八路军进城而书写的标语。刚出现的那两天，是何等鲜艳啊，红一片，绿一片，黄一片，五颜六色，相互映衬，把这华北重镇打扮的比春天还要美丽。在日寇铁蹄下死活硬撑了八年的人们，早就得知了共产党冀晋区副书记王昭出任石门市长的消息，也相信石门的春天真正到来了。他们纷纷走向街头，敲锣鼓，放鞭炮，耍龙灯，踩高跷，过社火，走旱船，载歌载舞地欢庆胜利。他们没有料到，人称“二鬼子”的候子固被国民党委以第一战区先遣军司令，率新编第五军十二旅从河南汲县日夜兼程，抢先进入石门，接受了日、伪军的投降，抢夺了抗日军民的胜利成果。那些蔫了几天的汉奸走狗摇身一变，又成了正牌国军，重新骑到了人们头上……事非颠倒，黑白混淆，

人们的美好愿望象这标语一样粉碎了，在这闷热难眠之夜发出了声声叹息：“伏后大热，是老天不平哩。”

乌云密布在石门上空，憋闷烦燥压在人们心头，夜色越来越浓。

新兴路上出现了行人，是四个军容肃整的军人，走在前边的是挂着上尉军衔的王林。他五短身材，发面烧饼似的园脸上鼻子扁平，两眼窄小，脸无棱角，耳目无神，一看便象个没有血性的庄稼汉。他一身戎装，腰际扎着条宽宽的武装带，一边挂刀，一边佩枪。刀鞘底端擦着地皮，发出了刺耳的沙沙声，给那鼓点般整齐的脚步声里增添了一种令人心烦的燥音。这一切在他身上显得那么不合谐，不般配，甚至有点儿不伦不类，滑稽可笑。他却无暇顾及，心口紧绷绷的，反复默念着：“吕祖济佛，保佑弟子王林。今晚如能成功，弟子一定园经打醮，以谢佛祖。”他念的是真中道祷文。

真中道是石门地区势力最大的反动道会门，和这城市一样，都是由火车拉来的。当年的石门叫石家庄，仅是个“有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一百五十户”的无名小村。随着京汉、正太两条铁路修通，一些工厂相继建立，附近数万农民蜂拥进城谋生，短短几年就使人口增至九万，当局即将石家庄和休门两村合并，定名“石门市”。于此同时，真中道从北平“悟真坛”传到这里，一九三三年在休门西大街设“万庆坛”，道徒迅增到两千多人，兴盛一时。该教有经两本，一是性源经，一是命源经，主要教人修性认命，任人宰割，很受强盗欢迎。日寇侵占中国时，十分重视该道教义，为充分利用其反动性，曾派万庆坛乩生到京都龙骨大学佛学院学习，委其为日本西本愿寺华北布教总监部布教使。

王林本是一农民，那一年因久旱不雨，生活无着，到石门火车站当搬运工，恰逢万庆坛求雨，天降甘霖。他没念过一天书，不懂一点科学道理，确信此系真中道功劳。仔细打听，方知该道前身为吕祖道，信奉纯阳真人和降龙罗汉，正合自己脾性，便执意入道，经过了求修、拜门、发愿、求经四大关，如愿成了教中弟子。后经道友提携，平步青云跨上了洋刀，先在驻石部队当连长，后给日本人当警备队的中队长。这些年来，每有大事，他必求佛祖保佑，只是把祷文大大精简了一番，真正的祷文当是：“弟子王林，至心叩祷先天老人、无为老祖、无为之真父母、无为有为之北辰致立老人，各圣贤佛祖，弟子自离立净，幸降浊尘，事事背天，三心孽、八识神，日日为肉体打算快乐。不识天命，不识大道，不识真性，今贞信改过迁善，实行八德，遵践五伦，为天地之肖子，作人民之功臣，今谨具诚悃，叩祷于北辰真中致立老人。弟子王林叩呈。”

“站住！什么人？”一声巨吼响起。

王林正走的急，听到喝问，一激灵站住了，随即毫不示弱地大叫一声：“警备司令部的！你是什么人？”

“夜不归营，乱窜什么？”来人并不报家门，可见来头不小。

“奉命捉拿共党分子！”

“谁的命令？”那人问着，慢慢踱过来。

“候司令！啊——”王林看清了来人面孔，倒抽了一口冷气。

“天又不冷，你呵什么气？走吧，我陪你们走一趟。”
来人冷笑着站在王林面前，是个比他高一头，宽一膀的家伙，

浓眉大眼，倒提手枪，象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

王林认得他是候部的谍报队长苟福仁，知道谎言露了底，暗恨自己精神紧张，不问清来人就按早编好的瞎话应付，忙陪笑说：“兄弟不知是苟队长，冒犯了。你看我这糊涂……”

“少废话！”苟福仁两眉一扬，厉声喝道：“冒犯？冒酒也不行！带我去抓人！抓不来，我砸折你的狗腿！”

“这，这，你看这事……”

“快走！”苟福仁身后的两个卫兵挥枪吆喝。

“去哪儿抓哩？苟队长，兄弟该死，不该说瞎话瞒哄你呀。”

“噢，说瞎话？你们究竟是干什么的？”苟福仁灼人的目光转向他身后的两个大兵，只见他们立正低头，手不挨枪，一幅部属见长官的神态。他的心里顿时宽松了许多，语调柔和了起来。此时，他绝没料到，他们完全是按预定方案装出的样子，倘若他穷追不放，他们将立即变为下山猛虎。

“警备队的，一点也不假。”王林也感到危险似已过去，语调从容了起来。

“问你现在。”

“现在，”王林两眼一转，瞥见了远处花园饭店门前的霓虹灯，心里一动，又编了一个瞎话：“老实说，长官，嗨嗨，听说新市区这边窑子里才来了几个北平姐儿，想出来开开心。”

“噢？就为这撒谎？”

“长官知道，非节非假，干这事犯军纪哩。”

苟福仁点点头，又问：“你原是哪个部队的？”

“魏永合部。”

“叫什么？任何职？”

“小弟王林，帮着龙王吃水饭，原在警备队当中队长，驻在小地方高迁。这次进城，接受改编，任十三团九连连长。”

“这就对了。”苟福仁的记忆力不错。在候子固劫收石门后，他做为谍报队长，对所编的九个旅十八个团的连以上军官做过调查，把数百名军官的档案材料刻到了脑海中。现在全对上了号，他又问了几个情况，确信来人并非冒充后，宽厚地一挥手：“去吧！记住：今晚玩儿好，下不为例。”

“谢长官！”王林一拱手，谢过苟福仁，转身就走。

苟福仁嘿嘿一笑，走进了不远处的一座院落。这是他随候部接收石门后才抢来的。原主是个小汉奸，畏罪自杀了，扔下了这座院子和一个从妓院抢来的妓女。处理汉奸财产，苟福仁就连院子和女人一齐接收了。

女人叫白菊香，听见门响，一阵风似的迎出来，嗲声嗲气地叫着：“哟，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你到月亮上会嫦娥去了哩。”

“瞎说！”苟福仁一把揽住她的腰，边走边说，“头三脚难踢，实在忙啊！”

“还忙什么？你连人带房子都有了，还忙什么？还想再……”

“瞎说！瞎说！”苟福仁生怕她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急忙打断她。“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什么？这回的重点不是对付汉奸了，而是共产党。”

说着话，进了屋，苟福仁松开女人，坐到藤椅上，招呼卫兵去地窖里抱西瓜。

白菊香递一支烟过去，擦着火柴，给苟福仁点上烟。

苟福仁就势抓住了她的手，色迷迷地看着她。

“嗯——”白菊香一个字扯了三个弯儿，伸手推开他，退后一步，一指屋外，“马弁！我先问你，今晚到底干什么去了？不说实话，不依你。”

“除了公事，没干什么呀！”

“不对！”

“谁哄你，谁是小狗。”

“你本来就是狗嘛。”白菊香笑骂他，忽地一拉脸，“我问你，刚在门口和谁说话了？”

“和一个连长呀！”苟福仁莫名其妙地看着她，真不知她为何吃醋。

“是不是王林？”

“是他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他的三件宝？”

“什么三件宝？五件宝又和我有什么关系？”苟福仁越听越糊涂，有些恼怒。

白菊香反倒嘻嘻笑了，一眼瞥见卫兵抱瓜进来，亲手接过，操刀打开，丢眼色示意他们出去，捧一块瓜给苟福仁。

苟福仁的心先自软了，还假装生气，挣扎着转过身，不理她。

“嘿嘿，”白菊香笑着，推推他，“别生气了，我给你赔不是还不行！你不知道，王林的三件宝厉害着哩。”

“什么三件宝、五件宝的？我什么也不知道呀。”苟福仁这才板着脸，接过瓜来。

“早看出你不知道了。眼下，你慢慢吃着，听我说给你。

他的第一件宝是洋刀，带上洋刀丢不了。”

“嗯？”

“傻瓜！你没见他那个子呀，还不及三块豆腐摞起来高，一挂洋刀，刀鞘还不沾地？一走一道印，还能丢得了？”

“哈哈……”苟福仁一笑，呛了，嘴里鼻子里喷出几点西瓜来，连声叫：“是件宝！是件宝！这第二宝哩？”

“是支手枪，小巧玲珑，还没小孩子的巴掌大，几丈远打到人身上只起一个大疙瘩。”白菊香看看男人，见他不以意为意，语调中有了几分不满。“你可别小瞧这支枪呀！那几年，跟着日本人干，他可全凭它哩。抓住八路，每次他都争着去枪毙，走到营外，挥手打两枪，扭头就走。从远处看，人倒下了，其实屁事没有。就为这，八路军知他手下留情，不找他的麻烦。他返回来又哄了日本人，两不得罪，站住了脚。这枪该算个宝吧？”

“不信！这日本人就那么好哄？”

“真不亏是个特务头子！说得好！这就靠他的第三件宝了。”

“什么？”

“俊媳妇！常言说，好汉娶好妻，赖汉娶花枝。这话偏就应到了他头上。他那个德性，偏找了个天仙似的老婆。那女人看不上他，就专给他石碑驮，凡男人不得罪，后来和他的长官、日本人全勾上了。有了这保护，他还怕什么？”

“哈哈……有意思！有意思！”

“别有意思了，快吃瓜吧！我就怕你迷上他那宝哩。”

“那能哩？”苟福仁咬一口西瓜，“嗯？你听谁说的？”

“怎么了？听相好的说的？”白菊香挑逗似的说一句，

又怕他认真，忙补充道，“你也真是，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听谁说？听几个男人干伪事的女人说的呗。那时候，女人们都知道，谁也不让自家男人接近王林，怕着他老婆的道。”

苟福仁点点头，总算明白了女人刚吃醋的原因，两道浓眉挤成了一个疙瘩，西瓜在嘴边停住了，不知又想开了什么事。

“喂，吃瓜呀，吃了早睡。”女人撒娇撒痴的推推他。

“噢，噢，”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又思索片刻，猛地把瓜往桌子上一扔，腾地站起来，大叫一声：“不好！老子上当了！”

“又怎么了？”女人大惊失色。

“王林家有美妻，尚且不恋，眼见不是风月场中人。我刚才见他，他却说去逛窑子，一身军装，全副武装，带两个大兵，出语驴唇不对马嘴，神色慌张，根本不象逛窑子的样儿。他的老家已被共军占领，他和他们又早有来往，今晚有投八路的可能。我得马上核对一下。”苟福仁连珠炮似的说完，挎上手枪，招呼上卫兵，急匆匆地去了。

苟福仁歪打正着，这回还真蒙对了。此刻，王林已到封锁线边，正在高粱地里集合队伍。决定此举，并非为了革命，纯属为了生存。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既少豪爽之气，又无革命觉悟，有的仅是没有泯没的良心。日寇猖獗之时，他虽有不平，但又不敢挺身而出，只能忍辱偷生，在保住生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帮助抗日志士。正如白菊香所说，他就是用那支打不死人的手枪支应了洋鬼子，救了不少中国人，也确实凭着老婆和日本人的勾搭而几次死里逃生。但是，她不知道，他还有一宝——可靠的子弟兵。为了严守机密，他

清理队伍，只收清一色的家乡子弟，农忙放他们轮流回去种地，农闲让他们回来吃粮，余下空额换成礼物，去讨好日本人。他以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骗取了敌人的信任。他的性格被扭曲了！他的形象被严酷的现实塑歪了！他的眼泪咽到了肚里！他的心里淌着血！他从刀刃上走过了八年。

抗战胜利，他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本想将枪支交给人民，真心等待八路军进城，不想却等来了候子固的改编。怎么办？做为一个普通百姓，他大感不公，你候子固对日本人没打一枪，和一心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捣乱了八年，毫无接收资格。做为一个军人，他嗅到了一股火药味儿，感到内战即将发生。而今的八路军远非昔日可比，小股部队打成了大兵团，仅石门附近就有四个分区、二十余团的部队，有威信，有民心，攻打石门，必胜无疑。他看到了暗淡的前途，为几十个家乡子弟命运忧虑起来。恰在这时，连部文书李志杰给他指出了带队回乡、弃暗投明的道路，并反复给他讲解了共产党的政策。他不知道李志杰何以那么熟悉共产党的政策，但相信共产党会正确对待自己，承认他句句在理：老家已被八路军解放，应把子弟交还家乡父老，任凭天塌地陷，死也不落外鬼，还可避免骨肉相残。他思索再三，最后做出了夜闯封锁线的决定。为不引人注意，他将队伍分成数股出市，指定在此处集合，而后一同冲出去。

眼下，他让结伴而来的一排长和通讯员去清点人数，自己却仔细观察封锁线上动态。

原野里，雾蒙蒙的，回响着一股清彻的流水声。百米远处，横卧着一道高高的土墙，宛若一道城墙，墙上耸立着一个烟囱似的炮楼。这就是封锁线，是候子固因地制宜设下的。

那高墙其实是石门建市后修的排水沟堤，南连汶河，北接石津运河，用意在于排挡汛期太行山上的洪水，使其分流南、北两河，不冲市区，因而定名石宁堤，俗称防水壕。此时，正值汛期，水流正急。候子固进驻石门，见日军所修的两道市沟已被市民破坏，干脆将西部防线设到了此处，在各道口修关设卡，平整堤顶，以利部队运动，河岸两边百米之内禁种高杆庄稼。

王林在昨日借口看朋友，曾到这里探路，发现其他几处关卡的桥梁已被炸毁，只有这里是过水路面，水不及腰，最好通过。此刻，他认真地审视着，不见游动哨，不见异常，心中暗喜。

一排长高春学悄悄走过来，低声说：“王林哥，人数查清，除李志杰一人没到外，全部到齐。”

“还是缺他。”王林皱眉道，心中一阵焦虑。本来，他是和李志杰、高春学和通讯员结伙而来的，碰上苟福仁，就不见了李志杰。当时，他还以为李志杰心眼儿多，躲开苟福仁先来了呢。现在……

“怎么办？”高春学问。

“不等他了！狗日的们正睡觉，时机正好，马上行动。”

“志杰还扛着一挺轻机枪哩。”

“糊涂！几十个人要紧，还是一条枪要紧？不用为志杰担忧。他把你我装到肚里，连晃荡也不晃荡，有法过去。”

“也是！”高春学一抽盒子枪，甩手打开大、小机头，“我去把岗哨制住，堵住炮楼，你在这儿召集人，见预定信号过人。”

“人全就算，命大的过去，命小的留下，还召集什么？”

按原计划行动！”

王林有些烦燥，往下蹲，匍匐前去。高春学急忙跟了过去。他们两个当兵时间最长，军事素质较好，眨眼之间，爬到了大堤之下，而后在岸堤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动到关卡下边。稍稍喘了一口气，正要往岗哨身上扑，抬头之间，发现岗楼里的灯突然亮了，又急忙埋下头去。

“怎么回事？”高春学低声问。

“别出声。”王林捅他一下，两眼紧盯岗楼，心中一阵狂跳。

岗楼里一阵骚乱，士兵们骂骂咧咧地穿衣，摆弄枪支。

“糟了！”王林心中暗暗叫苦，已隐隐猜到消息已经走露，队伍已无路可走了。退回石门，军法难逃，有死无生；继续前进，虎狼挡道，万分危险。他举旗不定，脑门上的汗珠叭嗒叭嗒地砸落在地上。他盼着奇迹出现，希望这是一场虚惊，希望岗楼上的骚动是由某人的撒吃挣而起。他两眼一眨也不眨地望着岗楼，寻找着有利时机……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天幕东方出现了微弱的曙光。眼看天光大亮，他失去了等待的耐心，正要举枪跃起，耳边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他以为是部下开枪，打了个冷战，很快又冷静了下来，枪声虽清楚响亮，但非响自身边。顺声向北望去，只见三里外的岗楼上向东喷射着火舌，不免有些纳闷：八路在西，显然不是和他们打仗。这边又是谁哩？是不是另有队伍与自己同行？

“快看！”高春学猛地一推王林，兴奋的声调抬高了许多。

王林早已看见了，炮楼里的人全部涌出，极快地分成两

路，一路沿岸向北，一路下堤直插东北，急跑而去。王林心中也是一喜：“佛祖保佑！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王林碰见了糊涂官，你弃巢而去，不怕人抄后路吗？”他嘲笑着对方，并不知对方也是遵命行事。各岗楼均接到了苟福仁的电话：“今夜只有三人反水，一个岗卡发现，左右岗楼立即增援，不许放一人活着出去。”眼看着对方走远，王林一推高春学，低喝一声：“上！”

高春学点点头，嗖地一声蹿到了堤上，两步跳到两个看家哨兵面前，手枪一指：“不许动！”

与此同时，王林也到了哨兵面前，举着战刀，大叫：“枪放下！”

两个哨兵正观看北边枪战，猛不防见到这两人，惊愕地说不出话来。

“还有人叻？”王林话到刀落，打落了他们的手中大枪。

“没了！没了！大哥饶命啊！”两个哨兵说着就要下跪，胸脯挨着了王林的刀尖，一哆嗦又挺直了身子。

“放心！弟兄们只是过路，还望二位高抬贵手哩。”王林掏一盒烟出来，甩给一个哨兵，“点上一支。”

“好！好！”哨兵哆哆嗦嗦地划火点上一支烟，“给！长官，你抽！”

“不！面朝东南，划三个圆圈。”

“是！”哨兵立正，如法泡制，第三个圈还没划完，就见高粱地里划啦啦地涌出一大群人，飞也似的到了岗楼前面，直奔防水壕。

“王林哥，走吧！”通讯员过来说。

“都过去了？”

“过去了。”

“好！”王林收回刀来。

高春学一晃手枪：“王林哥，把他俩打发了吧？”

“长官，饶命啊。”两个哨兵咕咚一声跪下，鸡吃米似的磕头，砸的地皮咚咚响。

“放心！俺王林说话算数！咱们后会有期。”王林说完，插刀入鞘，头也不回地下了堤。

看见王林下水，早过河的人们枪口对准了炮楼，高春学一脚踢开哨兵，毛腰抄起他们的枪，转身下了防水壕，趟水过来。

“春学子，你拿他们的枪干什么？”王林问。

“怕他们打黑枪呀！”

“给他们留下交差。”

“好吧！”高春学转而向对岸喊：“把你们的烧火棍放到这儿了，自己来拿吧。”

王林一笑，大声命令：“出发！”

不知何时，淡淡的雾气浓重了起来，在原野上弥散开来，吞没了村庄、树木和一切景物。北方的枪声也消失了。